

# 七龍令

〔前集〕

上

〔台灣〕司徒燕 著



七龍令〔前集〕

7.58

出版社

42129

七  
龙  
吟

〔前集〕  
①上

〔台湾〕司徒孌 著

I247.58

33

:1

4213

# 七 龙 令

〔前集〕  
①中

〔台湾〕司徒孺 著

I 297.58  
33  
:2



4213

七  
龙  
令

〔前集〕  
⓪下

〔台湾〕司徒孿 著

1707.58

33

:3

(吉) 新登字05号

七龙令 (前集)(上中下) QI LONG LING (台湾)司徒嫵 著

责任编辑: 刘明涛

封面设计: 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31.875印张 8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640000字

梅河口市美术刷印厂印刷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 10000册 定价: 16.00元

## 出版说明

《七龙令》是台湾武侠小说后起名家司徒孛成名之作。此书问世，即在海外受人瞩目，间巷纷传，脍炙人口。

我社为一饱广大读者眼福，获权在大陆独家出版。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此书分前集与续集，前集三册，续集二册，共五册。演叙了一代大侠柳剑雄为寻回号令天下武林的七龙烈火珍珠令所发生的姻缘际会、奇情巧遇。情节人物、剑术功法，绝非一般武侠小说所可望其项背。

## 目 录

- |           |        |       |
|-----------|--------|-------|
| 第 一 章     | 奇缘绝学   | (1)   |
| 第 二 章     | 得传绝学   | (50)  |
| 第 三 章     | 勇斗双雄   | (106) |
| 第 四 章     | 宝录留芳   | (158) |
| 第 五 章     | 剑盟七龙令符 | (207) |
| 第 六 章     | 名登剑林四龙 | (261) |
| 第 七 章     | 面壁参禅   | (316) |
| 第 八 章     | 红粉怜才   | (325) |
| 第 九 章     | 三波两折   | (366) |
| 第 十 章     | 峰回路转   | (392) |
| 第 十 一 章   | 野参荒坪   | (415) |
| 第 十 二 章   | 天罡剑阵   | (441) |
| 第 十 三 章   | 儿女情牵   | (466) |
| 第 十 四 章   | 美人迟暮   | (517) |
| 第 十 五 章   | 护宝关东   | (567) |
| 第 十 六 章   | 腾蛟起凤   | (619) |
| 第 十 七 章   | 玉龙返里   | (667) |
| 第 十 八 章   | 天外来神君  | (715) |
| 第 十 九 章   | 玉女遁影   | (763) |
| 第 二 十 章   | 大盗现迹   | (787) |
| 第 二 十 一 章 | 一剑惊魂   | (811) |

第二十二章	三才动魄.....	(836)
第二十三章	双阵合璧.....	(864)
第二十四章	浑身是胆.....	(889)
第二十五章	侠情埋痴魂.....	(913)
第二十六章	孽缘早筹.....	(962)
第二十七章	母爱天成.....	(996)



## 第八章 红粉怜才

一跃五丈，顿令他惊愕住，不但身轻如燕，更喜的是内力有若江河，绵绵不绝；身形比前倍觉灵巧，宛如临空飘飞；暗惊自己功力有了长足进步，暗赞大蟒口吐的肉蛋劲道神妙。

连换了几次气，草坪已被远抛脚下，头顶掌风虎虎，隐挟风雷，双手一按，翻上一处危岩。

右侧五丈外，一块方圆四丈的黝黑突岩顶上，但见一条银色彩虹，正在古桧狂如怒涛的掌风中飞窜，有若巧蝶穿花，端的滑溜。

古桧想是太已恨极雪龙，被激的怪嚷连连，扬运万斛掌劲，东扑西截，一劲的朝雪龙猛劈。

双方似打出真力，古桧的开山掌劲，卷起岩壁上的雪花，横扫直劈，但见漫空残雪乱舞。

想是他掌劲太过沉雄，兼且身如飘风。斗了一阵，雪龙渐自被逼得绕着危崖兜圈闪窜。但它仍是施展开一身小巧腾挪功夫，寻隙窜进，抽冷子的朝古桧猛喷。

毕竟古桧是武林中的绝顶高手，功力精湛，雪龙虽是千年灵物，但它自内丹吐失后，功力已自大大的减退，打得一

阵，已是相形见绌。危崖辐员太小，古桧这种内家的上乘掌力，几将突崖全盖了，是以雪龙闪避不易，渐觉身形呆滞。

雪龙越避越糟，有几次险险被古桧狂猛的掌风震下危岩，柳剑雄看得心头突跳，登时一声豪气冲霄的清啸，啸声清越，偏又震人耳鼓，古桧为之诧然吃惊，慢得一慢险被雪龙喷上一口。

啸音袅袅，犹自激荡苍穹，他已飞身飘纵，有如柳絮轻拂，斜斜向五丈外的危崖扑去。

身未落，拳风已出，一股狂飚，疾如怒涛卷潮，遥向古桧推到。铁背苍龙古桧虽说功力盖世，眼看拳风威势，也由不得冒上来一丝寒意。哪敢怠慢，翻腕一掌迎去。只听“嘭”的一声大震，古桧身形晃了几晃，柳剑雄亦被震得向右侧斜飘三步，方才找地傲然卓立。

两人自长沙城外初逢起，直到此刻，才算是真正的对了一掌，虽未判出强弱，但两人可是心里有数，齐皆悚然。古桧是暗惊柳少侠功力大进，柳剑雄是讶于自己能接下古桧击来的一掌。

屋漏偏逢连夜雨，古桧才惊愕住，“呼”的一声，雪龙抽冷子的朝古桧后脑喷来一口浓雾。到他发觉之时，寒气已自临头。

古桧在下面吃过雪龙的苦头，登时吓得胆裂魂飞，但他确是身负绝学，不愧是武林中的极顶人物。候的一式“一鹤冲天”，快逾闪电，飞升三丈，堪堪将脑后那股寒气避过。

上身虽得避过，无如那团寒气威力圈太大，一双脚踝仍被喷了个结实。凝脂冻肤寒痛刺骨。

跃拔的身形亦被带得斜斜的向石壁猛撞过去，看看撞上，古桧忙疾探臂抓住一根垂藤。向下一坠，缓住势子，身形再又笔直拔起。

柳剑雄本可趁势出手，只须一记神拳妙招，定可伤得古桧，但趁人之危，有失英雄本色，是以静静的傲立就地，放过千载良机，硬让古桧上蹿。

敢情他也是惊愕住了，到他抬眼看时，古桧已高坐在五丈许的一块危石上，双脚悬空下垂，不停的晃动，看似若无其事的嘿然一笑，暗地则在运劲活动血脉。

眨眼之间，古桧想是血脉舒活好了，只见他未语先咧嘴喋喋怪笑道：“姓柳的，想不到太爷上次一念之仁，那一掌未将你打下十八层阿鼻地狱。嘿！时隔两月，你已能接得下太爷的一掌，真是士隔三日，要刮目相看了！”

略停，他又语带讥诮的道：“可惜今天有这下作的畜生捣乱，否则？哼！太爷要考较一下你的功夫，究竟精进到了如何程度？”

他说来轻松，心眼儿可是在打鼓。

乍听古桧说时隔两月，柳剑雄宛如坠入五里雾中，疑念顿生，惘然的想道：“分明昨天早上还同他恶斗，怎说是两月不见……”

疑念一生，不由抬眼痴想，眼到处，远山近树，都披上了一件白皑皑的银衣，倏又低头一看，立脚之处，不也是铺了一层厚约三寸的瑞雪？

正当此时刮来一阵刺骨寒风，他方意识到时已初冬了，他本聪慧，登时了然，不由念道：“十年一觉南柯梦，梦回瑞

雪飘满空。”

大梦初觉，他感慨太多。但古桧一阵极尽讥嘲能事的恶语相辱，激得他剑眉斜飞的怒叱道：“姓古的，上次承你的情，一掌之赐，有生之年，姓柳的总得报答你一番。”

古桧仰天狂笑道：“姓柳的，不愧是少年英侠，你敢到牡丹江闯闯太爷的古家堡？”古桧知道今天收拾不下柳少侠，想把柳少侠引到古家堡收拾掉。这几句话，也可说是他藉以下台阶的通词。

柳剑雄为了能接下古桧的一掌，猛然憬悟出是大蟒内丹的功效使自己浑然入定了两月，登时忖思：“那不是师伯祖说的‘坐玄关’吗？”

这一想透自己功力大进的原因，豪气顿壮的朗声应道：“小小古家堡，小爷还不把它看在眼里，哼！纵是龙潭虎穴，小爷也要闯他一闯。”

古桧冷然一笑说道：“好狂的口气，小儿你可别赖，太爷就恭候你的侠驾。”

柳剑雄冷然答道：“绝不使你失望。”

古桧寒着一张脸，应了声“好”，说道：“大丈夫一言为定，太爷先走一步。”

声落，抖臂一震，身形猛拔，贴紧陡急无比的峭壁，向峰顶狂登猛跃而去。

古桧一走，柳剑雄惘然若失的凝目仰视灰暗的苍穹，百感交集，半年来的往事，历历如绘。想到险将性命送在关东，猛可的探手入怀一摸宝珠，登时在混杂的思绪中升起了两件事。一件是未能应西湖之约，愧对二哥；另一件是吐内丹给

他吃的大蟒。

他天资虽聪慧，其奈雪龙蜕变一事，非天赋智慧参想得透；他假定了很多想法，就没有想到雪龙因失去内丹后躯体会萎缩这一层原因上去。

正当他凝目紫思之时，雪龙业已轻悄的游到脚端，轻昂头，尾点地，但见一线银光向他左臂射到，立刻将他惊醒，淡淡的一笑，伸手抚摸了缠在臂上的雪龙几下。

紧跟着，他仰头一声清啸，啸声未落，点足猛拔，循着古桧跃登的陡坡飞升。

可惜！柳剑雄这番仓猝的离开断魂崖下的草坪，未取得那株万年成形参王，后来几乎险被人捷足先登。

原来雪龙早先围着那丛紫红色的参叶就是天地间的至宝——万年成形参王。

柳剑雄循着古桧跃登的脚印，片刻之间，就已登临断魂崖顶。但觉得狂风疾啸，雪花乱舞，漫空灰茫茫一片见不到一丝蓝天。

俯视崖底，仍是深沉沉的难得看到那片草坪。茫然回忆起两月前恶战古桧的一幕，感触万千，想到被古桧一掌推送下断魂崖，不由的冒起一股寒意，起了一阵战栗。

他在凭吊一阵断魂崖后，无限感慨的带着雪龙，顺原来上峰的道路，向峰脚奔去。

这一番又自不同，下泻身形有如星丸飞坠，眨眼之间，就已来到当日与古桧两骑相遇之处，溯风锐声怒啸，卷落峭壁上的残雪，令人有点凄凉的感觉，景色已不复依旧，当日胯下的坐骑已自影踪杳然。

他为失去坐骑有点茫然，想是他太富于感情，心中暗念着伴随自己近月的马儿。心神因此不宁，显得踌躇，不知应该是北上牡丹江去直捣古家堡，还是先将七龙令的机密消息传回江南？

犹豫了一阵，总算他自幼即受灵真道长熏陶，早已变化气质，这当儿，又经过小周天的关期，心性空明，遇事不会贸然臆断，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已决定先下江南，然后再出关。

他这样做，确实有见地，万一有什么闪失，七龙令的机密消息，不致随着隐没，另一点是——反正他与古松牡丹江的生死约会未订日期，早晚去应约都是一样。

念定后，转身朝辽阳往回疾奔。

辽阳在关外算得上是个大城，是将军的驻节地。这几天，连日下了几场大雪，是以城里城外，到处盖满了白茫茫的皑皑厚雪。

这等隆冬天气，路上已是少有行人，不论贫富贵贱，都已在家中围炉取暖。城外雪落的更厚，积了尺把厚，朔风呼呼带起一阵刺耳锐啸，使人听来有点心慌慌的倍感凄怆，枯秃了的树枝，被刮得折断，下坠插入雪堆中，到处群鸦乱飞，显得有一点萧条气氛，辽阳死寂的像一座没有生气的古墓。

放眼四望，只见天地相连，四野蒙蒙地一片灰色。

这天，城外偏有人冒着大风雪向北门奔来。只见他青衫飒飒，双肩不动，踏雪飞奔。谁会在这种奇寒难耐的严冬着一袭绸衫，错非他是内功精湛，已自到了寒暑不侵的境界，怎能不着重裘。



来人是飞天玉龙柳剑雄，行来宛如平地飞涌，虽是踏雪而来，竟找不出一丝被他践踏过的痕印。

他甫自吉林府南来，进得城后，虽是路无行人，街上一片寂然，他怕惊世骇俗，放慢了脚步，仍自提着一口真气，踏雪而来。

猛的，街左面一间店门厚重的门帘一掀，跟着一阵热气外冒，冷风一吹，倏又四散。一阵酒香，挟着些腌腊香味，随四散的冷风送进柳剑雄的鼻端，使人闻后有点垂涎欲滴。

他顿觉饥肠辘辘，突的想到今天自晨间赶路，途中只吃了一枝老参，滴水未进，又步不停歇的连着奔了百数十里，难怪有点肚饿了。

酒香味引得他抬眼一扫，好大一家酒楼，厚厚的门帘低垂及地，那阵热气就是从缝隙中冒出来。

正当他在打量，一阵门帘晃动，突然窜出两个重裘密裹的人来，这两人一般的面目全隐在厚密的狐毛中，只有一双闪亮的眸子算是露在外面。

柳剑雄才待提足跨上石阶，谁知两人步履踉跄，挺身撞到，来势汹汹，三人几乎撞个满怀。

柳剑雄何等身手，轻滑步，向左一避。

巧不巧，个子高点的醉汉似是因闪身让道，一跤猛摔，头一低，脚一错，向右一个踉跄，直朝柳剑雄怀中一头砸来。头未到，双手倏伸，已自向柳剑雄双腕抓到。

如不伸手疾扶，眼看这醉汉准得要摔个头破血流。柳剑雄本是仁心侠肠之人，哪能见危不救，失却侠义本色。说时迟，那时快，疾伸铁掌，迎扶过去。

岂知双臂才探，陡的右腰“志堂”穴似感到压力不轻，凭他从江南闯到关外来的半年经验直觉，志堂穴的压力似是指风，志堂是人身要穴，容人点上，准得周身酥麻，也是他自面壁之后，不但功力大进，慧性亦已随之突增，当下，猛甩腰，避开志堂要穴。

在电光石火的瞬间，两手腕脉也同时被人搭上，只待对方拇指一扣，柳剑雄今天怎逃得过被获遭擒的恶运？

好飞天玉龙，的确不愧名列四龙，不待对方拇指扣实，疾的滑步旋身，功行双臂，正当握腕之人“嘿嘿”笑声方起之时，两臂猛向右一甩，“乒乒”两声，两个身着重裘的汉子，被撞得叠做一堆。

两个醉汉，确非庸手，一挺身，又已相继跃起，一身皮袄，毛茸茸的沾满了遭人践踏融化了的泥污，头上的貂皮风帽早滚落丈外，显得有点狼狈，人才站起，一左一右的向柳剑雄环围过去。

帽儿一落，原形毕露，霍然竟是在孝感吃足苦头的唐山四霸中的李珍同文冬元。

柳剑雄一看竟然是这两个卖身投靠长白派的武林败类，不由看着有点气，一声冷哼，说道：“原来是李义士与文义士，两位这种偷袭行径，不怕损了唐山四霸的威望？”

话是几句，可将两人说得无地自容，两人算得上北道高手，想不到合两人之力联手偷袭人家，竟然弄得栽了解斗。

原来两人自孝感一战，吃足了柳剑雄的大亏之后，将他恨之入骨。暗中盘算好要找个机会，报得这番奇辱。

李珍性虽凶狠，但胸无点墨，不会出此下作缺德主意，文

冬元生性阴狠，城府极深，这才两人喝足离店，紫面天煞文冬元打头先走，伙计才一掀门帘，一股冷风使他机伶伶的打了个冷噤，疾的将衣领拉了拉。

眼光向外一瞄，十丈外疾行而来的柳剑雄，就落入他那双像鹰隼一般的犀利眼神中，环眼一转，坏主意上冒，转头朝黑面厉魄李珍咬了一下耳朵，李珍想是不同意摇了摇头。

但文冬元有的是鬼板眼，用“你不想报仇”这句话一激，李珍才活了心，两人一出来就不吭声的暗算柳剑雄。

且说两人被说得有点羞赧，李珍憋了一肚子的气，文冬元嘿嘿一声冷笑，微拱了下手，道：“我道是谁，原来是柳少侠，真是久违了！刚才是我们多喝了两杯，又忙着赶路，几乎与少侠撞了个满怀……”

略顿，又接说道：“半年不见，柳少侠身手端的惊人，只是……少侠你以侠义自居，刚才愚兄弟因醉滑跌，少侠未加以援手，反而趁机施出辣手，使愚兄弟撞跌在地。这会儿，少侠反而责问愚兄弟，作弄了人，还替人加上个罪名……”傻的凶睛怒瞪，声色俱厉的叱道：“你这样将是非倒置，嘿！姓柳的真是伶牙俐齿，挟侠义之名，大做违逆江湖道义的事，亏得你还有脸责问于人！”

人世间的事，难说得清，像唐山四霸这种纵横北道的成名人物，说话哪像这等无赖过，文冬元说得够轻松，李珍听了顿觉汗颜无地。

其实倒不是文冬元无赖惯了，实在是柳少侠适才的超绝身手，避式、化招，与进手摔跌两人，无一不妙到毫巅，这份能耐，文冬元是心中有数，知道惹恼了小煞星，嘿！吃不